

●走读邢襄

太行泉城听泉声

苦茶

“达活名泉”，邢台古八景之一。史料记载，达活泉距今已有1700年历史。“达活”原为羯族语言，汉语意为“很多”。这个名字，留存着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勒在此建都的印记。而以泉为脉，开浚成风景胜地，约在北宋咸平年间；建成公园，则迟至民国八年。达活泉公园，已成为邢台人共同的精神原乡。

隆冬时节，我再一次探访达活泉。视野中，冬树萧疏，湖水浩渺；高台凌虚，拱桥卧波。几棵老松移身北侧山丘，如老翁般独享星辰寂寥。更多花木则敛入简单的黑白灰之中，只留下旷达的泉眼与动人的清。

我径直走向达活泉泉眼处。主泉眼“翻沙坑”已被汉白玉围栏环绕。旁侧石刻文字说明，这里原为一处水池，周百步、深丈许，泉水晶莹碧透，清澈见底。我抚栏下望，只见光线幽微处，泉水翻涌如

鼓如斗，泉花速起速消，速开速灭，源源不断形成一团涡流。泉涡似舞动的透明荷叶，又如风中涌动的云絮。

人们说，当年水量丰沛时，翻沙坑像一大锅沸水，呼呼翻腾；附近大小泉眼，你涌我溢，以致泉水漫流，给生活带来困扰。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就曾在此引泉筑渠，开启了治水生涯。史料记载，宋元时期，邢州城北有潏水、达活泉、野狐泉三条河流。战火连年中，潦河渠堰破败，河水四漫；两条泉水松移身北侧山丘，如老翁般独享星辰寂寥。更多花木则敛入简单的黑白灰之中，只留下旷达的泉眼与动人的清。

1251年，郭守敬应元官脱兀脱和刘肃之邀，前来邢州治水。他实地勘测地形，溯源考察源头，走访乡老，实测数据，依据水位、流量与灌溉所需，拟定综合治理之策，对三条河流进行开挖疏浚。施工

中，竟掘出久已湮没的达活泉旧石桥基，遂在原址重建新桥。一番整治后，河道成网，泉水汤汤，既可灌溉，亦能通舟。郭守敬的治水事迹很快传扬开来，文学家元好问特撰《邢州新石桥记》，记述其功。

此后数百年，邢台水清河晏，鱼翔浅底，鸟鸣幽林，兼葭成荡，俨然一派清波杨柳、渔舟唱晚的水乡风光。

邢台何以多泉？实由其地理位置所致。邢台地处太行山与华北平原过渡带，山前大断裂阻截地下水溶水东流，水流回返，受压上涌，露出地面即成涌泉。

历史册页轻轻翻动。千百年来，无数涌泉或被建成泉井，或任其自然流淌，默默滋养生命，润泽文化。邢台古八景中，“达活名泉、柳溪春涨、鸳鸯灵井、玉泉夕照”皆与泉相关；《邢台古诗词三百首》里，约三成诗词吟咏泉、河、湖。泉喷涌，水润泽，人临水，州枕流——百泉，始终是邢州大地的福祉。

泉水，已成为这片土地上轻吟慢唱的祥瑞景致，且日益丰盈，生生不息。

若来太行泉城，不妨去访一访泉。站在泉边，轻轻呼吸，静静聆听。邢州大地的传奇，正从泉眼中吟出一曲清澈透明的歌谣：咕咚，咕咚，咕咚……

●往事悠悠

回家

乔言

家是我心中最难割舍的牵挂。离家、回家，路途往返，是我生活中最刻骨铭心的事。几十年来，不知多少次往来于老家与自己所在的城市之间。

作为一个农村孩子，我第一次出远门去北京打工，一到火车站整个人都蒙了，瞬间领教了城市的陌生、自身的渺小，也更加眷恋家乡。过了安检，到站台上等火车。望着长长的站台，铁轨泛着冷光，前途未卜，心里发虚——原来家才是靠山。汽笛一响，窗外风景一道道掠过，列车一站站停下又一站站启动。邢台到北京也就400公里的路，怎么感觉那么远呢？经过6个小时的颠簸，终于到达北京西站，那时已是华灯初上。暖红色的氙气路灯让城市多了一份温暖，而那些高楼里的万家灯火，却又让我觉得自己与它们的距离如此遥远。

北京腊月里刺骨的寒冷。我的住处像冰屋，家徒四壁。夜里屋中的水会结冰，那或许只是低温的初始。几天下来，桶里的水冻得硬实。若不去管它，得到翌年正月十五过后，节令进了七九、八九，屋里的冰才会慢慢融化。

离家后第一次回家，是翌年正月十三。其实打工的工厂并不允许我回去，但我实在想家，好不容易请了几天假，立刻买了当晚的火车票。

在列车上找到座位后，觉得每个人都格外亲切。从华灯初上的首都到冀南那个小城，这段旅途仿佛变得漫长而美好。我拿出水果、饮料与大家分享，彼此都觉得十分和谐。都是出门在外的人，贴心、亲切。

半夜下车，已是次日凌晨一两点。整座城市像困极了的劳工，沉入睡眠。店铺关着，人们歇着；上冻的冬夜，路灯下偶尔窜过一只在垃圾堆觅食的老鼠，显得孤独而寂寥。

我只能窝在候车厅过夜，等待天明。后半夜，暖气停了，车站没有空调。我把离家时带的衣服像裹洋葱般一件件套在身上。防冻的问题解决了，眼皮却沉得撑不住，互相打架。好在夜里人少，那就睡吧。我抱住新买的行李箱和那箱稀罕的碳酸饮料，沉沉睡去。

天亮了，早起的人们又将涌入车站。火车站对面那家户外早点摊，让我尝到了归家的暖意——那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气。每次路过，我总不吝啬地要上一碗。分量不多，价钱不贵，但面色正，酱汁浓厚，味道真好。寒冬里，加些茼蒿、蒜苗、白萝卜，活色生香。吃上一碗，浑身熨帖、踏实，这

邢台多泉，市区、山野、村头，这里涓涓一泓，那里盈盈一潭，汩汩潺潺，清清凉凉，天然一道好景致。

百泉泉系有十大泉群、三十六名泉，以及不可胜数的无名泉；石鼓泉泉系中叫得上名字的有二十四处，而默默流淌于峰顶山腰、村口洞前、老庙深山、田头畚畷的无名泉，亦是屈指难数。

这些清清凉凉的泉，使得太行泉城遍地涌泉，温润多情。泉，不请自来，仿佛大地情不自禁地倾诉。从地脉深处涌出的泉水，定是源自地老天荒的胸膛，或是涌自某种深沉无边的情绪吧。

历史悠远的邢台，自公元前15世纪商王祖乙迁邢，建起太行山东麓第一座都城；3500年来，这里孕育过诸多杰出人物，上演过无数历史风云。虽岁长年深，却古而不老。这或许正因百泉的陪伴——明珠翠玉般的活水清音，洗涤了她的沧桑，滋润着她的容颜。

邢台市区的十大泉群，各有气势与风采：百泉坑泉眼密集，葫芦套水体套叠，黑龙潭深不可测，达活泉喷涌如团，金属泉泉声清冽，紫金泉水质甘甜，珍珠泉滚动如珠，喷玉泉喷银泻玉，狗头泉水面浩渺，柳溪泉文脉生辉……众多泉水中，邢台人最熟悉、最热爱的是达活泉。

●悦读阅好

卷中日月长

瞿杨生

冬日的午后，屋里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清寂。目光从堆积的案头移向书架，那些书脊密密挨着，宛若静候了许久的老友。忽然，指尖触到一处异样的松软——那是本《古文释义》。青灰色的封面几乎褪成了月白，书脊的糨糊已然干裂，纸张边缘微微卷起，如同秋叶收拢的边缘。

待尘埃在光束中舞动片刻，才小心地将它取下。书页间散出熟悉的、混合着旧纸与淡淡霉味的潮气，恰似从时光深处涌来的叹息。封面一角，钢笔写的名字已有些晕开，墨水沁入纸的纤维，晕成一片小小的云。那是二十年前某个开学日留下的笔迹，再度相逢，雅拙得有些陌生了。轻轻翻开，扉页里夹着一片薄如蝉翼的梧桐叶脉，叶脉的纹路清晰如昨，只是从嫩绿变成了琥珀色。

我用软布沿着书脊轻轻擦拭，尘埃在光中扬起，又缓缓落下。那些嵌入凹痕的细尘，恍若岁月本身落下的霜。书页轻翻，便响起沙沙的脆响，是霜粒被碰触的声音。内页的铅字依旧清晰，只是纸色泛黄，似被这层薄霜浅浅地浸染。那些曾经用荧光笔划下的句子，如今已褪成淡淡的鹅黄，在泛黄的纸上几乎要隐去。它们曾是我青春的注脚，随那褪去的荧光一起，成了时间的谜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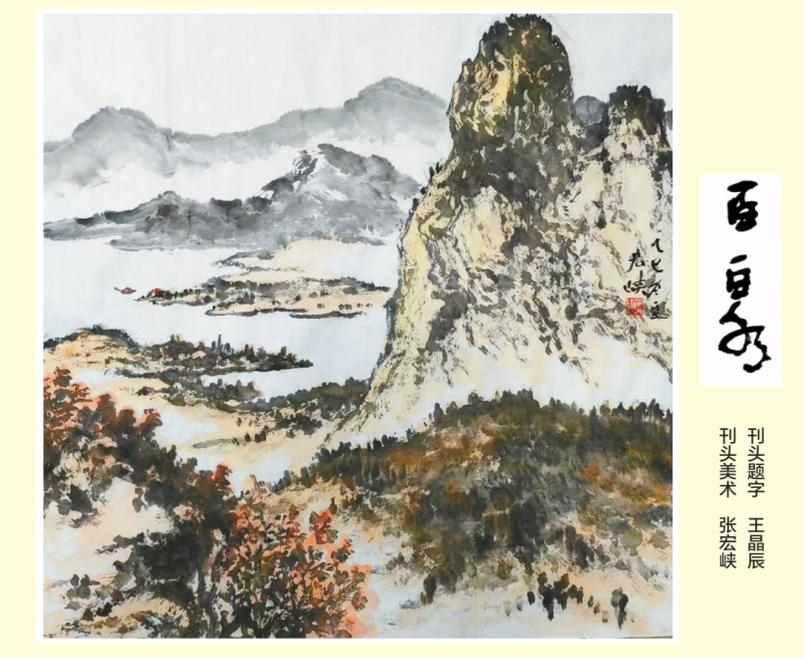
目光停在《岳阳楼记》的注解旁。空白处，铅笔写着“先忧后乐，何时能懂”。字迹歪斜，是少年强说愁的笔触。我努力想象“浩浩汤汤”的洞庭湖，却只能看见课本上单调的插图。老师的声音在讲台上回荡，而我在想，这样的文章，要等到何时才能真正走进心里。

现在，我似乎能看见那浩浩汤汤的水了。不是用眼睛，是用这些年走过的人生路。尘埃落定后，“忧谗畏讥”不再仅是跃入眼帘的墨迹。它的棱角，分明酸痛过那些伏案的深夜；它的寒意，也曾真切地掠过初涉人世时单薄的肩头。余诚的旁批其义自现，点透了文字背后“写景是表，胸臆是骨”的真意。刹那间我懂了，年少时未曾读懂的不是文字，而是文字背后那份厚重的生命经验。那层隔在我与文章之间的“霜”，原是我年少时干涸的理解力，无法浸润文章的深意。此刻，在人生阅历滋养后重读，这霜迹正被字里行间的暖意，一寸寸润开。

书里还夹着一张裁成书签的作文纸。背面是当年没写完的半封信，“我想去有湖的地方读书”，后面没了下文。原来那时的我，也曾向往着远方。这未竟的句子，像是时间特意留下的缺口，让现在的我可以填补。后来，我确实去了有湖的城市，也曾湖边重读这些篇章。只是那时太匆忙，忙于在湖边生活，却忘了在湖边——宛如当年向往的那般——真正读懂一片湖水的“浩浩汤汤”。

如此拂过几页，手上的动作并未停歇，继续擦拭着，一页，又一页。灰尘拂去后，那些字迹似乎都明亮了些。这动作仿佛有了双重意义：拂去的是纸页上岁月的尘霜，化开的却是心头上的凝霜。这不是简单的清洁，更像是一场安静的仪式，为过往的阅读记忆解冻，让那些被冰封的理解重新流动。

窗外天色渐沉，寒意悄然加深。我将《古文释义》放回书架，特意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。它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旧物，而是时间赐予的坐标，一块确凿的琥珀，封存着某段依然清晰、可供触摸的旧日光线。书脊的裂痕还在，但当它被重新注视，便不再仅是破损。那道缝隙，恰似岁月精心裁出的一线光隙，让过往的微小与当下的视线在此交汇、融合。



刊头题字 王晶晶

刊头美术 张宏映

白菜里的山河岁月

冰笑

步入白菜地，棵棵白菜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，脆生生的叶子舒展着，宛如裹了一层碧色琉璃。捧起一颗水灵灵的大白菜，仿佛就捧起了整个邢西的冬天。这时，耳边悠悠萦绕起邢西山里那句老话：“头伏萝卜二伏菜，三伏过来撒白菜。”山里人种白菜的一幕幕，也随之涌上心头，清晰如画……

伏天的热浪还未散尽，父亲便带着我去村东小河边的菜地准备种白菜。地是河沙掺着污泥，多年又陆续施入猪圈肥，渐渐养得黝黑肥沃。那时的红白萝卜和蔓菁苗虽还不高，却已在风里旺盛地点头。父亲把事先刨好的白菜地用铁耙细细搂平，分出几小畦，划好菜沟，然后捏起黑亮亮的白菜籽，像撒星星似的，轻轻点在沟底。播种总要选阳光饱满的日子，种子落土后，还得扬一层细细的草木灰，也是为了防地里的螻蛄捣乱。

几天后，嫩绿的芽儿便怯生生地探出头来，在微风里轻轻抖动，宛如铺开一层绿茸茸的薄纱。不过三五日，它们竟舒展成一片绿茵茵的毯子，在阳光上泛着嫩嫩的光。

白菜一天一个样，更需精心伺候。松土、浇水、追肥，一样也马虎不得。种前已重施了农家肥。农家肥一旦渗入土中，经泥土化解，便滋养着菜苗扑簌簌往上长，从青绿渐渐卷成瓷实的玉白。

待到霜降前后，父亲便教我取柔軟的葛条，将白菜一棵棵拦腰束起，这样菜心就会裹得更坚实，不易散开。这时的白菜，早已褪去夏日的张扬，仿佛敛起了心事，一层层将霜

天的冷意收进怀中。经霜的白菜才好吃，那股生涩的青气被寒气逼走，只留下清冽的甜润。白居易写这样写经霜的白菜：“浓霜打白菜，霜威空自严。不见菜心死，翻教菜心甜。”一经霜风，白菜的辛辣尽散，甜润的滋味悄悄从菜帮里渗出。清晨时，肥厚的叶子顶着一层白茸茸的寒霜，手一碰，凉意直透指尖。可掰开菜心，里头却嫩黄黄、水灵灵的，仿佛把整个秋天的精华都敛在了怀里。

小雪前后，是山里人家农户收白菜最忙碌的时节。村里人推着排子车，或开着三轮车，也有挎背篓的，你追我赶地往菜地去。一棵棵嫩绿的白菜被砍倒，一车一车拉回家。那饱满瓷实的白菜横卧车斗，踏实了山里人一整冬的吃食。若遇大雪突降，人们连饭也顾不上吃，纷纷冒雪抢救。邻家冯大爷跪在雪地里，双手抱住白菜根，一拧一提，白菜应声而落，顶上的积雪簌簌洒下，宛如碎玉纷飞。那一幕，深深印在我心底。

我们家收白菜时，父亲总是先挑那裹得紧实的，轻轻摇一摇、晃一晃，才舍得拔起。母亲则持刀砍去根须，仔细码进车篓。她总把白菜分成三六九等：最瓷实的，要藏进地窖，根朝下码齐，盖上厚厚的玉米秸，那是要留到开春的；稍次些的，放在屋里，蒙上几层旧单子，随吃随取；最外层的老帮和没裹紧的小白菜，也绝不丢弃，母亲会切碎拌进鸡食。

储藏白菜，更是山里人智慧的体现。有人在院里挖地窖，白菜根朝上码好，苫上玉

米秸；有人直接在地头挖坑埋储，覆土盖秸，留个通风口。任北风在外呼啸，窖里的白菜依旧鲜嫩如初。

邢西人吃白菜，那是一丝也不肯浪费。外层的老菜帮切碎盐渍，做成酸菜；嫩叶或炒豆腐、或炖粉条，抑或下一锅汤面条。冬日黄昏，母亲常做白菜粉条鸡蛋馅的包子，我和弟弟帮着劈柴烧火，待包子出锅时，白胖胖的包子里漾出白菜的鲜气，直往鼻尖扑。最念母亲做的凉拌白菜心：取嫩黄的菜心，切成细丝，捣一瓣新蒜，淋几滴香油，再点少许香醋——入口清爽脆甜，回味无穷。白菜如山里人的性子，能富贵能贫寒。炖肉时不夺荤腥，清炒时自透甘甜，恰似那“松之操守”，平凡中见得清白。

如今，镇上的超市四季都有鲜菜，各色蔬菜水灵灵地摆满货架，可我总觉得，它们似乎比山里的大白菜少了些什么——也许就是那从土窖里带出的几分地气吧。邢西的大白菜，吃的是从种到收、再从储到吃的一整个季节。它把山里的风霜雨雪，都化作舌尖上最踏实的那一味甘甜，仿佛藏下了一座山的春秋。

但我每见白菜，总会想起父亲的话：“菜如人，心实了，才经得住冻。”邢西的白菜，聚着山风的凛冽、泥土的厚朴，和那些与霜雪共舞的往昔——它终究成了乡恋的根，在胃里、在梦里，年年生长。窗外已是隆冬，我轻轻摩挲着带回的几颗大白菜，那紧紧包裹的叶片，仿佛裹着邢西的雪、邢西的雪，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清晨。

年宵花

吕若琦

年末的风里刚染上几分年味儿，街角的临时花市便热热闹闹地支棱起来了。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花店陈列，而是搭着临时的塑料棚，竹竿架起的摊位上，各色花草挤挤挨挨，把冬日的萧瑟都挤走了大半。摊主是对老夫妻，年年都在这儿卖年宵花，一见到熟客就笑着招呼：“来啦？今年的蝴蝶兰开得旺，剑兰也精神，快挑挑！”

年宵花的“俏”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鲜活。不像春日百花那般张扬，冬日里的花，每一朵都带着股韧劲，却又偏偏赶着年节的热闹，把喜庆劲儿都攒足了。最惹眼的是朱砂红的大花蕙兰，花箭高高挑着，一串花苞从下到上依次绽放，像缀满了小红灯笼，风一吹，花瓣轻轻晃，连带着空气里都飘着暖融融的甜香。摊主说这花要“挑箭长、花苞密的”，我踮着脚凑近看，花瓣边缘泛着一层细细的绒毛，像被阳光吻过的胭脂，难怪老一辈人说它“旺年景”，这红彤彤的模样，往客厅一放，年味儿就先浓了三分。

一旁的蝴蝶兰倒显得清雅些，粉白、浅紫、鹅黄，颜色都温温柔柔的。叶片肥厚油亮，像擦了层蜡，衬得那花瓣愈发轻薄，真像一只只停在枝头的蝴蝶，翅膀还带着几分颤巍巍的灵动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踮着脚够最边上那盆浅紫色的，小手轻轻碰了碰花瓣，又赶紧缩回去，生怕惊飞了“蝴蝶”。她奶奶在一旁笑：“这花俏得很，买回去摆在窗台上，过年看着就舒心。”

我提着挑好的蝴蝶兰和银柳往回走，花盆上的红绸带随着脚步轻轻摆动。路过小区的馒头铺，热气腾腾的，蒸饺刚出锅，香气混着花的清香飘过来；隔壁的水果店，摊主正把鲜红的草莓摆上货架，与我手里的年宵花相映成趣。原来年味从来不是单一的，它藏在热气腾腾的食物里，藏在红彤

就是回家的味道吧。

早晨，我还得转车到当时的邢西汽车站，才能回山里的家。往往，我会早早赶到那儿，客车刚从山里过来。司机一边打扫车厢，一边说“回来了”，彼此热情地打招呼。我把那金贵的、从城里买来的塑料箱子和饮料一股脑儿放上车，感觉这车就像自己家的，全然不怕丢东西。这时，我才到附近超市给家里买些米、油、点心——家里还有爹娘和姊妹，要一起分享外面世界的稀罕零食。

汽车驶出城，缓缓进入西部丘陵。我看见冬天灿烂的阳光，总觉得它能透过睫毛，映出七彩、明亮而耀眼。窗外一片片田地，有的已经深翻，泥土经过严寒的歇息，泛着黑黝黝的光。玉米秸秆平铺在地上，历经寒风，显得明亮光洁。

一到家，小弟总是欢欣地跑来接我。兄弟相见，竟有些不好意思。分享饮料时，家人说喝不惯。可弟弟喝着喝着就流泪了——也许是汽水返馊，也许是流下了思念的泪水。

后来，弟弟长大了些。我也上了大学，每年寒暑假总要回家。有时放肆地与亲友喝酒，常惹得父亲着急发火，弄得不欢而散。

参加工作后，每次回家，父亲总爱事无巨细地过问，偶尔也絮絮叨叨。而后数年，婚嫁嫁娶、长辈生病，我仍不断回家。一次次回家，又一次次争吵，但年年岁岁依旧回老家。

女儿三岁时，随我回过一次老家。一下高铁，她弯下腰使劲吸着空气，说：“爸爸，我闻着老家的空气是香的。”不过，没过多久她就因为离开妈妈心里不踏实，哭着不吃饭要找妈妈。第二天，我们便匆匆返回工作的城市。路上我一直想，当年我第一次离家，何尝不是眷恋故乡母亲怀抱的温暖呢？

孩子渐渐长大，逢年过节总要求回老家。这时我只能答应，大多携家带口开车回去。旅途的方式变了，回去的心情却从未改变。后来也置办了许多家里该办的事，有时却好像什么也没做。

回到城市后，我曾回忆家乡的景色——那熟悉的石头房子、那亲切的乡情，还有那些未了的心愿。每一次离开，都是为了理解归来；而每一次归来，又让我更清晰地看见自己。家，不仅是身后的故土，更是行囊里的地图、心中的指南针。这永恒的牵绊，非为惆怅，恰是生命最深厚的根系与最温柔的推力。

形的春联里，更藏在这一盆盆俏生生的年宵花里。

回到家，我把银柳插入透明的玻璃花瓶，再往花瓶里放几颗鹅卵石固定枝条，红绒球的花苞在清水的映衬下，愈发鲜亮。蝴蝶兰则摆在客厅的茶几上，浅紫色的花瓣像蝴蝶停驻，叶片油亮，透着勃勃生机。打理完花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这一室的鲜活，忽然觉得年就近了。窗外的寒风还在呼啸，但室内的花香却愈发浓郁，那是属于年的味道，温暖而鲜活。

想起小时候，过年时家里总会摆一盆水仙和几枝银柳。妈妈会把银柳插在老式的瓷瓶里，水仙则放在窗台上，每天换一次水，等到大年初一，水仙正好开花，清冽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，银柳的花苞也悄悄绽开，露出细细的花蕊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寓意，只觉得这些花好看、好闻，看着它们，就知道过年了，有新衣服穿，有压岁钱拿，有好吃的吃。

如今长大了，再买年宵花，多了几分对生活的感悟。年宵花的“俏”，不仅是姿态的俊俏，更是对年味的期盼、对团圆的向往。它们在最冷的冬日里绽放，带着蓬勃的生命力，告诉我们，无论过去一年有多少艰辛，新的一年总会有温暖和希望。就像这花市的热闹，无论时代怎么变，人们对年的期盼，对美好的追求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

夜里，我又闻到了蝴蝶兰的甜香，混着窗外淡淡的腊梅香。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照在银柳的红绒球上，泛起一层柔和的光。我知道，等再过几天，街上的春联会越来越，鞭炮声会越来越响，家人会团聚在一起，围着热气腾腾的年夜饭，说着家常。而这一盆盆俏生生的年宵花，会静静地开在角落里，见证着团圆，也装点着新一年的美好。